

龔杏爾短篇小說集



目次

龔查爾畫像

龔查爾題詞

憶龔查爾（代序）

莫德雪山

伊倫卡

在博拉頓湖上

羣山在歌唱

隣居

暗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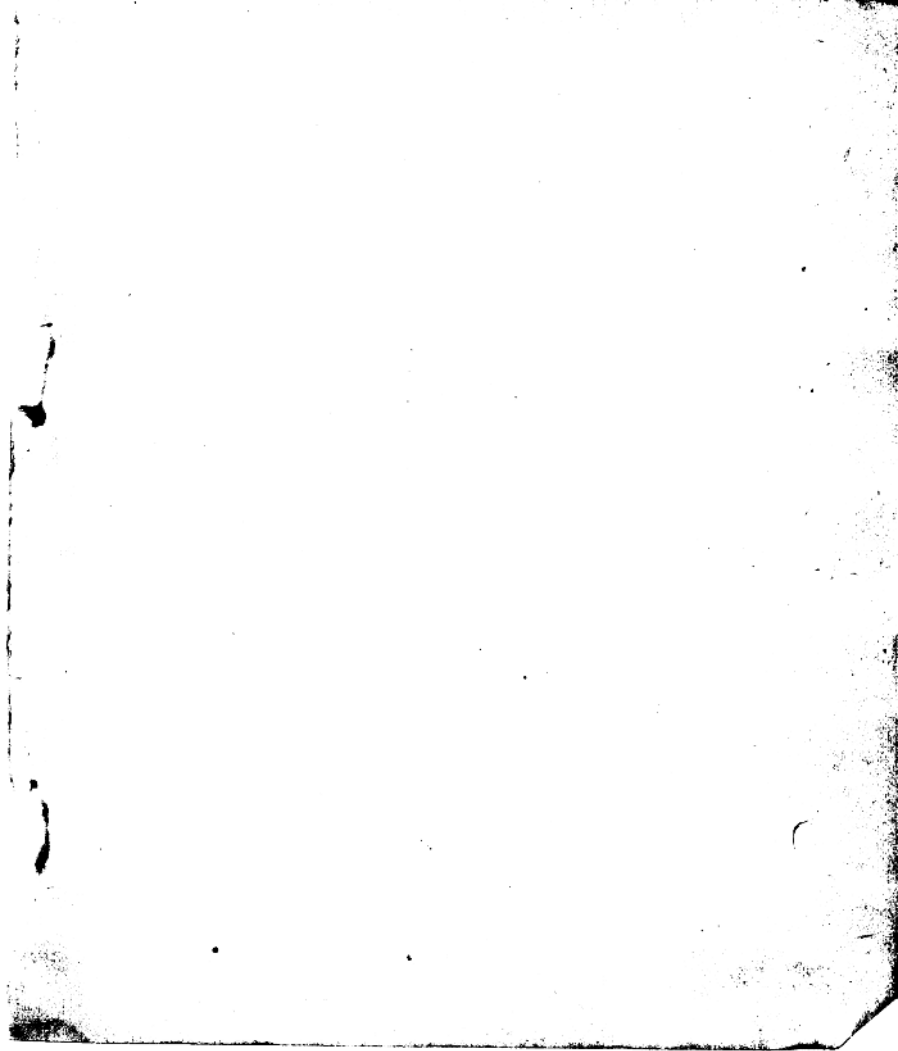
永不掉隊

譯後記

三
九
三
四
七
七
八
一
四
一
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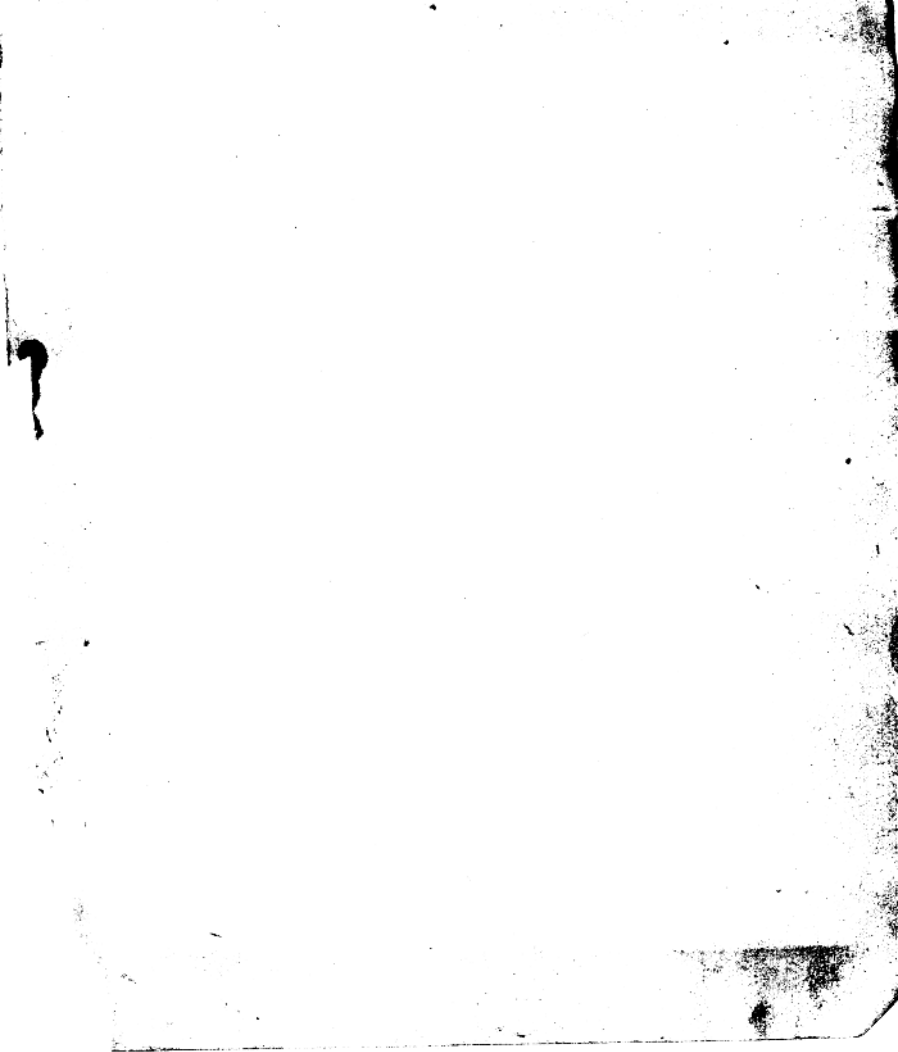
Quack Henry S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сердечный привет
и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А. Черныш

23. V. 50
Мукден



憶龔查爾

(代序)

一九五〇年五月的一個黃昏，我在車站上迎見了他，這位天才的蘇維埃烏克蘭作家，這位熾烈的愛國戰士，他和蘇聯青年代表團，來訪問新的中國！

我擠過人羣，握住了他那有力的手。就是這隻手，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放下書本，拿起槍桿，走往保衛祖國的戰場。法西斯黨寇的侵襲打斷了他的學業，但他在烽火中，鍛鍊得更堅強了。就是這隻柔軟而又剛強的手，曾握著正義的劍柄，不惜自己的生命，踏上解放他國人民的征途。就是這隻手，把品質高尚的蘇軍戰士寫成書，告訴給全世界。他那副精力飽滿紅潤的臉上，刻下了遠征中留下來的嚴肅的皺紋，他那深湛多思的銳眼，炯炯閃射著光芒。他的話，質樸而又簡單，親切而又幽默，雖然都是一些普通的話，但對我來說，却是很大的鼓舞。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人！我從他的身上，看到蘇軍戰士在阿爾卑斯山谷裏，在蔚藍的多瑙河畔上，在金色的布拉格城中的英姿。如今，他作為一位作家站在中國人民的面前！

※

※

※

一九四七年初，龔查爾以一位新起的青年作家的資格參加了蘇聯作家協會和共青团中央委員會共

同召集的第一次全蘇青年作家會議。一九五一年，在莫斯科召開全蘇第二次青年作家會議時，他已是一位蘇聯優秀作家出現了，他在會議上作了關於「烏克蘭的青年作家」的報告。

魏查爾於一九一八年生在烏克蘭保爾塔甫市的舒哈村裏。他曾是個少先隊員。一九三三年在七年制學校畢業以後，便開始在地區報社工作，做過少先隊報的記者，後來被派到哈爾科夫市奧斯特羅甫斯基記者研究所學習。一九三七年畢業，在哈爾科夫省的共青團報社「列寧的旗幟」工作一時。一九三八年秋，他考入國立哈爾科夫大學哲學系。

魏查爾沒能在大學畢業。一九四一年七月，法西斯德國剛侵入蘇聯國土後不久，他志願參軍了。先在西南方面部隊作戰，然後被調到第二烏克蘭方面軍去。他幾次掛彩和挫傷，因為勇敢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被獎予過「紅星」勳章、「三等光榮」勳章、三枚「勇敢」獎牌。戰爭結束時，魏查爾是上士。一九四五年未退役後，他便考入國立第聶伯彼得羅夫大學理學部，一九四六年春，成績優等的畢了業。這時，他着手寫著自己的長篇小說「旗手」。魏查爾因其「旗手」而兩次榮獲斯大林獎金。魏查爾在創作短篇小說方面，也用了很大的努力。在一九五〇年，他寫了很多篇回憶戰時在國外的戰士生活，和勝利後的頭兩年的恢復建設情況。一九五一年的蘇聯刊物上，登載了魏查爾幾篇新的短篇小說，總題為「南方」，他在這些短小的作品裏，刻劃出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蘇維埃人民的思想意識，另外還有一篇博得了蘇聯讀者的高度評價的中篇小說「米吉塔·勃拉圖希」。

※

※

※

魏查爾，你在中國只留了一個月，便回國了。

你回去了，但是你的畫像和你給我寫的留言，會永遠擺在我的桌子上：

中國友人

向你衷心地問候和最美好的祝福！

羅查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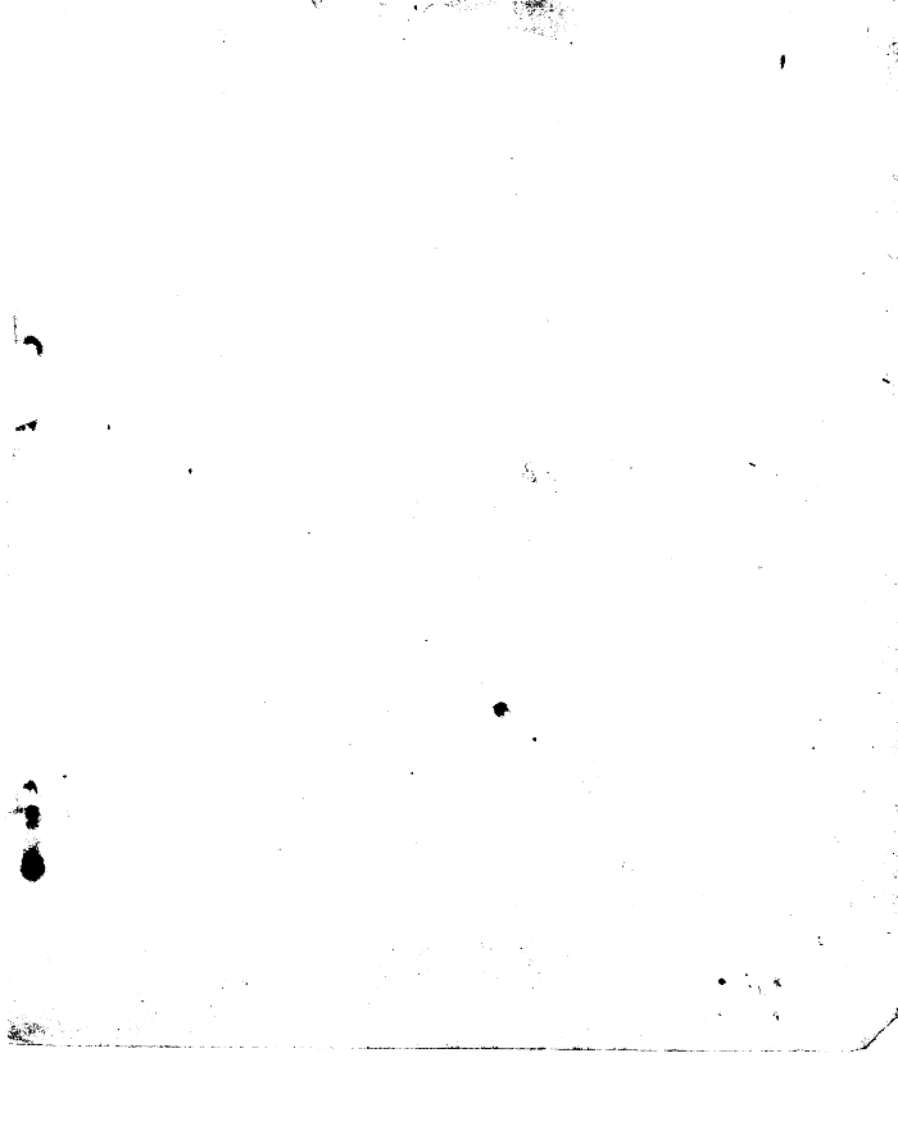
五〇、五、廿三

一年過去了，我細心地、懷着最大的愛慕，譯出你在五〇年以前所發表的短篇小說，我決心在最近的日子裏，把你的『南方』短篇小說集，也譯成中文。我記得你說過：你很愛新中國，特別是對結集了萬里長城的人民的活の子孫。可是，你要知道，中國人民是多麼愛戴着走向共產主義去的你們呵！

我懷念着你，蘇聯文壇上的青年戰士——兩次斯大林獎金榮獲者，我懷念着你，戰場上的文學家——『紅星』勳章、『光榮』勳章的榮獲者。對你的懷念，鼓舞我更緊張地工作，督促我更多地介紹蘇聯人民的生活！謝謝你，親愛的羅查爾！

烏蘭汗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



莫德雷山

—

我看見你走出自己的山間茅屋，俯瞰着山下。

『泰萊莎！』母親在呼喚，可是你佇立着，沒有回答。

『泰萊莎！』

可是你却向什麼人嫣然在微笑。

風在魯德奈山羣裏蕩漾。乾燥的春天在低語，山坡上的綠色櫟樹在咆哮，被沖洗過的石頭也在向太陽歡笑。

『泰萊莎！你在偷望誰呀？』

可是你却揮起兩臂，彷彿要乘風飛起：

「我的親愛的媽媽！上帝能看見我在偷望誰哪！」

高空像一座淺藍色的巨鐘，在你的頭上被風撞得噹噹響。

二

你對什麼望入了神？你在傾聽着什麼聲音？……

天氣嚴寒，四周荒涼，就在那時我曾敲了你的窗。我聽出來，屋裏的人沒有睡，可是誰也不來回答我的聲響。屋裏正在商量。屋簷上捲起雪花，迷住了我的眼睛。白色的風在羣山的空心中哀嚎。

我又敲了敲窗。我是如此小心，就彷彿在那兒，在遠遠的山下，真能聽見這個敲窗的聲音。

「你們是誰呀？」

讓我怎麼來回答！我們是誰？

「自己人，」我說得連自己都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我們已經是第三天吃雪代替喝水了。

「自己人，」我用盡所有的氣力暗啞地說。

那時屋裏迸發出鏗然的脆聲，宛如陽光碎碎在玻璃窗上。

「媽媽，他們是俄國人啊！」

門扉怯怯地打開了。我跨入屋裏，手裏握着自動槍待射。我按了手電筒的開關。電光柱裏照明驚駭的母親呆呆地站在桌旁，而你在驚駭中木然地默靠在高高的床邊，披散的髮辮遮在胸前。

我熄了手電筒，告訴你們把窗子擋上。

母親去點燈，火柴在她的手中抖瑟。你赤足站到椅子上，爲了擋住板窗。

我羞於看見你那豐腴的白皙的兩腿，但是儘管移開視線，它們仍然映入我的眼簾。

你從椅子上跳下來，站到我的面前。只有現在我才發現，我的白色偽裝衣撕得多麼破襤。你也穿着白色衣裳，袖筒上纏着一塊黑紗布。

「那麼這就是……俄國人麼？」

「那你們想像的他們又是什麼樣呢？」

「……就是這樣的……」

你把手伸給我。可是我的手是凍紅了的，纏在骯髒的繃帶裏。繃帶同時也成了我們的袖筒，因爲，當我們攀爬在險惡的山岩上時，把它弄掉了。

『誰常到你們這兒來？』

『士兵先生，今天誰也沒來過，』母親回答說。

她站在磁磚壁爐旁，悲感地望着我。

『你們給誰帶孝呢？』

『給我們的弗朗蒂塞克，』母親說。

你說：

『給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我走到院裏，經過羊圈，圈裏羊羣正在敲動着蹄掌，我低聲吹了口哨。依里亞，雪白，像個幽靈似的離開了乾草垛。他凍壞了，一邊咒罵一邊問我：

『那裏怎麼樣？』

『還可以。』

『把「手風琴」也帶着？』

『帶着吧！』

我們進了屋。依里亞一眼看到了壁爐，微笑了。他把『手風琴』放在門旁，抖掉身上的雪，驚奇地傾聽着斯拉夫語。

『我們這不是和在家裏一樣嘛！』他歡讚地說。『我能聽懂！』

『我們也能全聽懂。我們是斯洛伐克人。』

依里亞說：『我們可擺脫了那個「涅莫 士頓莫」』（註一）！我們彷彿又回到了祖

國。』

母親指着我們放在門坎跟前的小箱子：

『你們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猜到了：

『無線電！』

『無線電！』母親驚抬起兩手。『我求求你們：不要吧，不要把它帶到屋裏來！你們留下，可是不要帶它。我們家裏的凶事都怪它。是它把我們的弗朗蒂塞克抓走的。』

她的兒子弗朗蒂塞克總是靠着它收聽到深夜。他聽過倫敦和莫斯科。不謹慎的他，上了工就吹噓他所聽到的一切。但是走狗齊索分子（註二）們來了，他們砸碎了收音機，並把弗朗蒂塞克抓走。上星期四在採石場上把他槍斃了。一個納粹黨軍官說：『游擊隊

註一：我不懂（匈牙利語）。

註二：齊索是捷克淪陷時期的一個親希特勒分子。——譯註。

員」。每個斯洛伐克人，對他們來說，就是個游擊隊員。請你們說說吧，她丈夫又怎能成爲一個游擊隊員？只不過是一個看林人而已！可是他也被抓走，並被趕去給德國人挖戰壕。「我求求你們：不要再帶來新的災禍！」

「老大娘，」依里亞安慰着，「它是個啞吧。」

「士兵先生們，不要吧！」

依里亞抱起發報機，把它從屋裏送出去了。

壁爐散發着溫暖的氣浪，它像酒精似的給人以溫暖。我感覺到，深山的寒氣怎樣帶着癢癢從我身上爬走。我們曾經爲了謹慎，三天三夜沒有點火。有時，我們像白色的蟒蛇一般，蠕動在高出於公路上的亂石間，有時攀登到山峰上，從那兒可以看清敵後的所有砲位。我們時時呼調「交響樂」，拍發一切必要的情報。

我們常常移換地址。這使我們筋疲力盡。當我們從一個山洞轉移到另一個山洞去時，我們不止一次地跌入大小不一的山溝，特別是夜裏。如果雪再少一些的話，我們恐怕就要把脖頸扭斷。而這樣只割破了手臂，擦傷了膝蓋，撕碎了白色偽裝衣，但最傷心的是摔壞了發報機。

「你看東奔西顛成什麼樣了，」當依里亞認爲發報機澈底不會說話的時候，憂惱地

斷定。

其實，任務已經完成，這夜我們就決定潛回自己隊伍裏去。

你往盆裏倒進了溫水。我打算解開自己手上的繃帶，但是麻木的手指已不聽從我了，

『讓我來！』

你的手指頭伶巧而充滿親切的溫暖。當你撕掉沾滿血漬的繃帶時，我絲毫沒有感到痛楚。你把它扔向屋角，然後又用乾而綿軟的藥布纏好了我的暖烘烘的和感到異常輕鬆的手臂。

『請各位從俄國來的先生，坐下吃點我們的東西吧，』母親說：『這是熱咖啡。』你在斟咖啡。

『請再喝一杯吧，』當我喝完時你說：『我們盼望你們很久了……同志！』你凝目注視着我的眼睛。我感覺到你慢慢走進我的心房。

三

『抽煙，我們睡覺，我們東搖西倒。』